

# 蠶粿的誘惑

潮汕地區名小吃很多，琳琅滿目。當中不少為外地人熟知，如Q彈手打牛肉丸，香飄四座蠔烙等，但有的卻只有本地人知曉，非潮州人聽其名字一頭霧水，不知何物，譬如蠶(hòu)粿。



客居人語  
姚船

也許有個「粿」字，有人把它列入粿品類，但因材料、製法，尤其是端上餐桌前的烹調，與一般粿品又有很大區別。好像紅桃粿，主要材料是粘米粉和糯米粉，而蠶粿卻是用白粥加適量番薯粉製成。

蠶粿以潮陽出品最有名氣。以前在汕頭走街串巷賣蠶粿的小販，會在擔子上插一片小紙牌，上面歪歪斜斜寫着「潮陽蠶粿」四個字，至於有個小舖面的，更會把它呈現在招牌上。

蠶粿的製作並不複雜，白米浸泡，煮成粥。番薯粉加水攪勻，待白粥冷卻後混合成漿，然後倒入一個個小巴掌大桃形的模具。入漿至三分之二時，在中間放兩隻剝殼小蝦或兩三片豬肉，再倒漿填滿，蒸約三十分鐘。看似簡單，但拿捏白粥的黏稠度和混和後的濃度，就不大容易，全靠經驗。

紅桃粿之類的粿品，蒸熟後可趁熱吃，也可待冷卻後油煎。但蠶粿不同，既不能油煎也不蒸吃，而是用熱豬油浸泡。將一個個三、四公分厚的蠶粿豎放在深鍋中，豬油要蓋過頂，生火但油溫不能太高，不要沸騰。緩慢讓熱油把蠶粿表面浸上一層薄薄的酥皮，方可享用。

店家會用一把二爪的叉子把蠶粿挑起，略一停頓，瀝去粿面的豬油，放入盤中，再輕輕橫豎各壓一下，蠶粿上面有點像九宮格，既方便顧客入口，也有意露餡，讓人看到內涵。

加工後的蠶粿彷彿從灰頭

土腦的醜小鴨脫胎換骨，金黃發亮，香噴噴的味道直逼人的味蕾。淋上一層薄薄的辣椒醬，趁熱夾一小塊放入嘴裏，頓覺齒頰生香，又脆、又辣、又香、又糯，令人欲罷不能。由於食材本身不吸油，所以儘管在豬油中浸泡，也不覺油膩。

我已記不清什麼時候開始嘗試蠶粿，但有一次印象十分深刻。讀中學時，一天晚上，我到一個同學家裏，共同用小木條製作一件起重機模型，準備參加學校展覽。回宿舍時外面突然下起小雨。北風夾着雨絲，打在面頰上，身體發冷，有點顫抖。我開始小跑。忽見騎樓下，一間蠶粿小店門前昏黃的電燈光仍亮着，便毫不猶豫走進去。

店內沒其他顧客。剛坐定，熱氣氤氳的蠶粿就端到眼前。不知是餓還是凍，我淋上一小匙紅紅的辣椒醬，就匆匆起筷。只嘗了幾口，那噴香微辣的味道隨着熱氣直貫腦門，迴盪全身。出店門時似乎一下子恢復了精氣神，渾身舒暢……寒夜裏一個蠶粿，那難忘的感受，深刻留在腦海中，伴我走過了一段漫長人生路。

自從來到加拿大，多少年過去，每每回味，仍是一種誘惑。我曾在這裏尋尋覓覓，始終未見蠶粿蹤影。國內的朋友說，回來吃個夠吧。又道，現在蠶粿已登堂入室，升級了，餡料多種多樣，鮑魚、乾瑤柱等，什麼都有。

我想，時代不同，小時候那種小販挑肩或者簡陋小店賣的，裏面只有小蝦和肉碎的蠶粿還有嗎？那味道和感覺，恐怕更難嘗到。也許，蠶粿的誘惑，只是鄉情的召喚。家鄉的味道，不單香在口裏，而是甜在心中。



藝術賞析

王泉勝 篆刻

# 慶賀「七一」

今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、香港回歸二十四周年紀念日，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。特以「國安」「回歸」「一天祥雲」三印慶賀「七一」。



國安



回歸



一天祥雲

# 紅色印記



英倫漫話

江恆

一百七十二年前，一個五口之家風塵僕僕地從巴黎抵達倫敦，他們必須要盡快找個地方落腳，因為還有不到三個月，家中第四個孩子就要出生了，但此時他們經濟拮据，甚至付不起基本的房租，這家的男主人正是從德國流亡的卡爾·馬克思。

正如人們常說，一切是短暫的，總不會長久。當初馬克思在國際人士的協助下穿越英吉利海峽時，也絕不會想英國會成為自己永遠的家，並且一待就是三十四年。馬克思去世後與妻子燕妮合葬於北倫敦的海格特公墓，他的墓地每年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人前來拜謁。

國際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、英國教授戴維·麥克萊倫在他撰寫的《卡爾·馬克思傳》中，回憶了馬克思在英國的生活點滴，通過對一些細節的生動描述，讓我們彷彿身臨其境，不僅對他所處的時代有了深刻的了解，也讓這位偉人變得更加立體和真實。

馬克思在倫敦經歷了一段最為艱難的日子，飽受經濟和債務困擾，以至於他和燕妮生育的七個孩子中，僅有三個得以長大成人。他在給摯友恩格斯的信中曾透露了自己的窘境：「一個星期前我到了無法出門的地步，因為我的外套押在當舖裏」，「夫人和小女兒在生病，但我不能請醫生，因為付不起藥錢。八至十天以來，全家人只能靠麵包和土豆充飢」。

與此同時，他還要躲避英國政府密探對他的監視和跟蹤，他被迫要經常隱姓埋名，比如在大英圖書館閱讀時，就使用化名「查爾斯」；朋友之間會稱呼他「摩爾」；孩子們則叫他「老尼克」和「查理」。但好在英國政府對流亡者沒有採取實質行動，更樂見他們能夠識趣地移居到國外，從而給當局減少麻煩。

直至一八五二年，馬克思成為美國《紐約每日論壇報》駐倫敦記者，有了一份固定收入。四年之後，燕妮又從蘇格蘭親戚那裏繼承了一筆遺產，馬克思的經濟狀況總算得到了改善。他後來搬到倫敦蘇豪區的迪恩街二十八號(28 Dean

Street) 公寓，如今已成為舉世聞名的馬克思故居。但作為當時倫敦租金最低的街區之一，公寓條件非常簡陋。負責監視馬克思的密探曾寫道：「房間裏沒有一件乾淨耐用的傢具。所有的東西都是破破爛爛的，上面布滿半英寸的塵土。當你進入馬克思的房間，煙和煙草味會嗆得你眼睛含滿淚水，好像在一個山洞中摸索。所有的東西都很髒，都覆蓋着塵土，以至於坐下來成了一件十分危險的事情。」鑒於馬克思的家庭境況，他還能進行嚴肅認真的工作是令人驚奇的。

雖然困難重重，馬克思在政治上卻異常活躍，他滿懷激情地參加工人階級運動，同時如飢似渴地鑽研理論，全身投入地撰寫巨著《資本論》。據《馬克思傳》記載，為能夠研究第一手資料，馬克思甚至專門學習了俄語。在他逝世之後，恩格斯吃驚地發現，馬克思的稿紙中有超過兩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國的統計數字。在這些年中，馬克思用他那細小的字體幾乎寫滿了三千頁紙，這些手稿幾乎全是他的閱讀筆記。

由於馬克思長期的生活窮困和高強度工作方式，健康無可挽回地受到損害。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他邁入生命的最後十年，情況日益惡化，每當他工作時舊病就會嚴重復發，即使大劑服藥也無法緩解，每一次的突然發作都讓人提心吊膽。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，馬克思的醫生回憶說，「當我們進去的時候，他躺在那裏睡着了，但是已經長眠不醒。脈搏和呼吸都已停止。在兩分鐘之內，他就安詳地、毫無痛苦地與世長辭。」馬克思走了，帶

着對萬惡資本主義制度的無情嘲諷和蔑視，沒有遺囑，沒有國籍，只留下改變人類命運的偉大思想——馬克思主義。

英國媒體形容，直到今天馬克思主義仍深刻地影響世界，讓我們受益無窮。比如他在《共產黨宣言》中提出的十點設想中，就包括讓所有孩子都能在公立學校接受免費教育，禁止工廠使用童工。他在《資本論》中揭示了剩餘價值的秘密，也讓人認清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本質。他提出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」的口號，留給世人通過鬥爭獲得改善的傳統。

對於馬克思個人，他最喜愛的女兒艾琳娜在《回憶馬克思恩格斯》中這樣形容，「他是這樣的一幅永遠奇異和愉快的圖畫：呈現出最歡樂、最愉快的靈魂，身上滿溢着幽默和愉悅，發自心底的笑聲富有感染力，令人不可抗拒，對同伴有着最友善、最溫柔、最富有同情的感情。」

馬克思的密友、文學批評家安科科夫在《俄國人對馬克思的看法》中如此描述，「馬克思是由能量、意志和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組成的那種人。他的外表異常引人注目，有着濃黑的頭髮，毛茸茸的手，外衣的鈕扣時常扣錯，但是不論他在你面前是什麼樣子，也不論他做什麼，他看起來總是有力量來獲得人們尊重。」

回顧馬克思的人生，就像他在自白中說，「最厭惡的缺點是奉迎，最崇敬的英雄是斯巴達，最喜愛的箴言是懷疑一切」，可謂一生充滿了戰鬥精神，並且用他最喜愛的顏色——紅色，譜寫了人生華彩的篇章，也留給世人永不磨滅的印記。



▲倫敦蘇豪區的迪恩街二十八號公寓是馬克思故居。



© English Heritage

# 讀莫扎特的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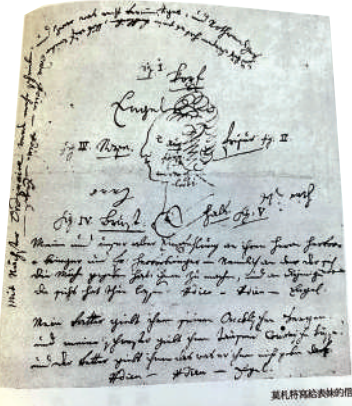
近來參與一檔電台節目的內容策劃，搜集素材時，讀到不少藝術家的書信選集。不論是蕭邦、梵高抑或莫扎特，寫給家人和親友的信往往展現他們的不同性情及創作風格，是了解藝術家其人其作的絕佳途徑。在蕭邦寫給戀人喬治桑的短信中，我讀到懇切卻小心翼翼的愛；在梵高寫給弟弟提奧的家書中，我讀到不被理解的苦悶以及創作時傾注的無限熱情。而最讓人難忘的是天才音樂家莫扎特留在書信中的灑脫文字，從其中，我們讀到天真可愛的莫扎特，也讀到憤世嫉俗的莫扎特。



黛西札記  
李夢

莫扎特的音樂向來給人「此曲只應天上有」之感，不僅因為高產且作品高質，更因為他的幾乎全部作品，都是溫暖親切的，不見蕭索，亦不見彷徨。原本，我以為莫扎特的待人處事，也像他在音樂中表達與呈現的那樣，是親切和善且順從的，可是我想錯了。當萊比錫的一位出版商寫信給這位天才作曲家，讓他「寫寫更受歡迎的曲調吧，否則我不想出版也不會付你錢」的時候，莫扎特絲毫沒有將這樣的威脅放在眼中，他半點不輸氣勢地回道：「非常好，這樣我也不想賺了，餓死路邊吧，鬼才懶得理你！」另外，在他寫給父親的信中，也會抱怨從當時奧地利皇帝那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：「國王是個吝嗇鬼。」莫扎特如是說：「如果國王願

►《莫扎特書信選》中收錄莫扎特書信手跡。



意付給我一千金幣而有某個伯爵願意付兩千，我一定心悅誠服地讀賞國王，然後接下伯爵給的工作。」

我忍不住想，像莫扎特這樣直來直去、從不遮掩的性格，如果在今時今日的職場，恐怕早已「被辭職」不知多少回。

當然，多虧了他太傑出的才華，以至於即便這位音樂天才像當年詩仙李白「天子呼來不上船」那樣任性，從國王到貴族再到大臣，雖說時常打壓他、批評他，卻統統拿他沒辦法。像他這樣性情的人，甚至會因為伯爵的一句諷刺而在信中咒罵對方是「愚蠢的閹貨」（好在朋友的勸阻下，這封充滿怨氣的信沒有送到伯爵手中），可見他對俗世的虛浮名利該有多麼不屑一顧。

誠如《莫扎特書信選》作者說的，莫扎特的一生遭逢許多困難，但有趣的是，這些信稿的字裏行間卻流露出他天生的傲氣和樂觀。我想，這一份無畏權貴的樂觀，正是莫扎特成為莫扎特，也是他寫出如此典雅靈動樂音的關鍵。任憑風吹雨打，勝似閒庭信步。



如是我見

姚文冬

在久遠的年代，老院是荒野的一部分。祖先們千里跋涉到此，選中一塊風水好的，像切蛋糕那樣從荒野裏切下來，駐留聚居。然後，這塊蛋糕又被切成若干小塊，有長方形也有正方形。長方形裏蓋上房子，房子居中，就分出了前院後院；正方形裏蓋房子，正房坐北朝南，廂房東西分列，臨街有門面，就是一座四合院。於是荒野成為鄉野，一茬茬長莊稼，老院成為家園，一輩輩長人。

院子比房子更令人踏實，房子不能一成不變，院子卻是永不移動的存在，比如，四十多年前的那場地震，將小鎮夷為平地，百年老宅都沒了，但院子不會倒，院子聚攏人氣，房子就又長出來了。所以說，在鄉村，不敢妄言有多少百年老宅，但幾乎每一座老院都價值百年。是的，價值百年，不是百萬。只有珍貴之物，才有資格用時間去衡量價值。

# 價值百年

這種現象在城市幾乎不存在。現代城市都很年輕，即便有許多是傳承的所謂千年古城、古都，那也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古老，看得見摸得着的老宅老院鳳毛麟角。超過百年的院落即便是有，也大多是有背景有名望的，作為公共資源被保護起來了，有的還開闢為景點，還在祖傳的老院住着的尋常人家甚為鮮見。

我在城裏三十年，搬過幾次家，房子大同小異，不過是戶型和面積的變化。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，我住的樓房，就如同飄在空中的雲，小區的綠地，則像是浮在水中的萍。沒有睡在故鄉踏實。故鄉的百年老院，好處就是令人活得踏實，即便貧困潦倒、人緣差，也不會失去安全感。但在城裏，若沒有穩定的職業、人際網絡、銀行存款，可能就覺得沒有安全感。在鄉村，價值百年的老院彷彿是一道護身符。

一個人進城多年，心心念念的仍是故鄉，這在作家身上尤為明顯。比如，有的作家在故鄉只待過十幾年，大部分時光生活在城裏，但他的作品寫的全是鄉村，或者寫鄉

村最拿手。作家張煒就曾說：「有人可能在老家待過很短一段時間，然後就是滿世界跑，那麼他就會寫很多他鄉見聞。但是奇怪的是這些見聞漸漸也會生出根來，它的根鬚竟然還要扎在老家。」怎麼會這樣呢？其實很好解釋——你不能只看到他只有幾年、十幾年的鄉村生活，而應該看到，他身後有一座價值百年的老院，他是這老院裏長出一根藤蔓，那麼，無論他走多遠，都從沒走出過這個院子。

在外地的兒子說要來看我們，我們提前幾天就謀劃，準備多整幾樣他愛吃的菜。但那天，等來的卻是兒子的電話，他說直接從天津奔老家，去看望爺爺奶奶，並在那裏吃飯。我的期盼落空，但並不失落，反而十分欣慰。作家劉亮程在一篇文章裏說：「一個有老城的城市是幸福的，就像有一個有爺爺奶奶的家庭。」一個有故鄉、故鄉還有老院、老院裏還有爺爺奶奶的游子，該是多麼富有！因為老家有一座價值百年的老院，我和兒子才不會成為城市的浮萍，而永遠是故鄉的一條藤蔓。